

| 井士/著 |

| ekao/绘 |



替死鬼

| 井士 / 著 |

| ekao / 绘 |

替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替死鬼 / 井土著; ckao 绘.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356-5588-2

I. ①替… II. ①井… ②c…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72318号

© Hsin/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 Kadokawa Media (Taiwan) Co., Ltd.

替死鬼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井土
绘 者 ckao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恒伟

责任编辑 贺漫沙 吕雪竹
美术编辑 马晓鸣
制版印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1875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5588-2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526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r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 (广州) 律师事务所

目录 CONTENT

序 章 72: 00	1	第五章 71: 10	83
第一章 71: 57	5	第六章 57: 00	95
第二章 62: 10	23	第七章 32: 30	135
第三章 48: 00	47	第八章 08: 00	167
第四章 11: 00	67	第九章 00: 10	197
转 章 72: 00	79	外 章	207
		后 记	222





序 章

72:00



M快餐店二楼

一群穿着制服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占据了两张桌子。

全开的海报纸摊在桌上，麦克笔、直尺、剪刀、色纸星罗棋布。敢情是把这里当成有冷气的美术教室，正大刺刺地绘制板报。

高音量的谈话，飞散的纸屑，惹来周遭客人一致的白眼，但这伙人依旧毫无顾忌，继续嬉笑打闹。

唯有一名坐在角落的男孩子，怀着歉意低下了头。这名男孩子打从和同学一起进店就始终没开口说过话，只默默做着手上的工作，而他的同学也没人搭理他，仿佛当他是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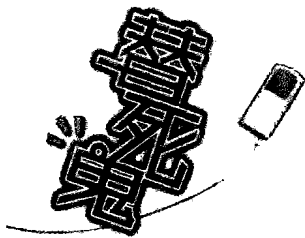
就是这样一位和同侪格格不入的孩子，此时霍然站起。

原本低垂在自己鼻尖的目光先是惊讶地闪动，随后变得炯炯有神，一顾盼间，视线已扫过整个二楼。

他微一点头，伸手推开坐在走道处的同学。

“让一让。”男孩说。

接着，男孩快步走向洗手间。



* * *

一进到洗手间，男孩立刻将自己反锁在隔间内，同时双手开始上下搜索身上的口袋。不一会儿找到了皮夹，他马上打开，抽出身份证和学生证。

他歪着头，仔细地端详上面的记载——

皮提伟，十六岁，合综高中一年级。

他嘴唇微动，反复默诵着证件上面的文字，将之熟记。

三分钟后。男孩走出隔间。

他不疾不徐地走向洗手台。

静静站着，两眼眨也不眨，直盯着镶嵌在墙上的镜子。

只见镜子中的男孩先是古怪地咧了咧嘴，然后吐出了一句更为古怪的话：

“这次是个小鬼啊。”



第一章

71:57



我对着镜子中的男孩——皮提伟，挥挥手，说声嗨。

你想的没错，这是“附身”。

这具年轻，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已经改由我来操控。身体原本的主人——高中生皮提伟，他的灵魂已飘然离开，不知去向。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超自然的情况？老实说，我也是一头雾水，全然不明所以。

我可不是什么怀着巨大恨意的万古怨灵，更不是传说中活了几千年的邪恶巫师。

我只是个普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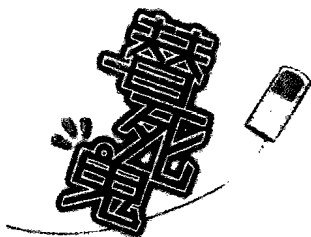
或者，更贴切地说——一个倒霉到极点的普通人。我的年纪甚至不比眼前这位少年多出几岁。

我叫张植，二十三岁，六十八亿芸芸众生中默默无闻的一员。

那天，为了庆贺老弟考上大学，我开车载着全家一同出游。结果遇上了连环车祸。

本该是共享天伦的快乐之行，转眼就成了尸块横飞的地狱游。

那是一场以死伤数目著名的连环车祸，据说当时的状况惨烈至极，但脑袋遭受重击的我却没能保留下多少印象，只能从事后的新闻报道中，获知一行冰冷的数字——



四辆小客车全毁，两辆游览车翻覆，死亡人数六十六人。

其中四位是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这场飞来横祸，夺去了我全部家人的性命。

至于我，虽然侥幸得以存活，却也落得一个颈椎重伤，脖子以下终身瘫痪的下场。

全身仅剩脸部肌肉能够活动，挂满维生仪器，躺在病床上什么事也不能做，简直可说是生不如死。

整天都在昏睡中度过。

渐渐的，我连白天和晚上的分际也弄不清了。

睡睡醒醒，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日子。直到某天，我睁开眼睛，见到那不可思议的景象出现在我眼前——

一切由此开始。

那是我第一次“附身”。

“砰！”惊醒我的是一声枪响。

随后，视野中全是飞溅的水花，我愣了一秒，意识到自己落入了水中。情急之下，不假思索的我，一时只顾着慌忙划动手足。

好不容易浮上水面，深深吸一口气，我才猛然惊觉——

我怎么能动了？

是在梦中吗？不，我这人一向能清楚地分辨梦境与现实。我那负责处理图像的右脑不甚发达，所以连带着我的梦境画面分辨率也低得夸张(大概是480 p的程度吧？)。



我的梦总是一片模糊，和两眼所见的现实有相当大的差距。然而此刻我看着泳池壁白色瓷砖上面的微小裂痕，还有水道绳的螺旋纹理，每一个小细节都如此清晰可见，这绝非梦境。

这里是某个体育馆的室内泳池，而我正身处于竞赛水道中央。

环顾四周，我马上断定刚才的枪响是来自池边的裁判。再加上各水道中奋力争先的选手，我显然正在参加一场游泳竞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是该躺在医院吗？我不是半身不遂的废人吗？

我低头往水面下看去，一对肌肉纠结隆起的手足，正有力地泅着水。

我哪有那么健美的手臂啊？

眯着眼，嘴角上扬，半高兴半迷惑间，我瞥见了水中的倒影，目光立时呆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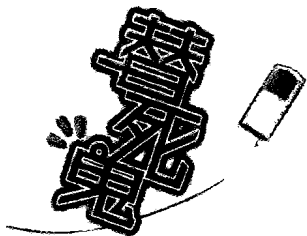
这不是我的脸。

我突兀地停在水道中央，无视裁判的吆喝，陷入沉思中。我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解读这不合常理的事实。

拜电影电视小说漫画等大量灌输的信息之赐，我只稍微想了几分钟便想明白了——如果世上有所谓的灵魂存在，我就应该是灵魂出窍，附身到了别人身上。

重新获得身体的喜悦，令我当场从水中跳起。

之后，老套地假装跳水撞到头，发生暂时性失忆，由教练口中探问出了身体原主人的名字、家人等相关资料。



走到私人专属的淋浴间，我忍不住又细细审视一遍刚获得的肉体。

块块分明的肌肉蓄满力量，配上魁伟英挺的身材，实在是完美之极。我轻轻抚摸着，这可是游泳国手的身体啊，这么棒的体魄，真的从今以后就是我的了吗？

遥思日后的出路，计划着重来一次的人生，我不由得越想越开心。

前方的墙里突然传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奇异声响。

我没怎么在意，昂首把脸迎向莲蓬头冲下来的热水，享受着那股畅快，同时继续在脑中勾勒我的未来蓝图。

忽然，我感觉莲蓬头冲下的水似乎有些过热了。

我试着把水龙头往冷水的方向转。

等了一会儿，温度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又升高了几度。

“水煮青蛙”一词倏地闪过我脑海，水温已经是青蛙会“扑通”一声跳出来的地步了！

我把水龙头完全转到冷水，滚烫的热水却仍像火山喷发一般自莲蓬头不住涌出。

我干脆把水龙头关上，结果发现水关不起来。

搞什么鬼，水龙头也会故障？

我不信邪，反复地开开关关那毫无反应的水龙头。奔放的热热水丝毫不受影响。

呼……呼……呼……不行了，受不了，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



我伸手去扭门把，打算推门逃出。

竟，竟然推不开！

门锁好像被什么东西卡死了！

这时，迟钝的我才醒悟过来。根本不是什么水龙头故障，而是管线、出水口、门锁全被人动了手脚，设下了要取我性命的狠毒机关。

好烫，光着身子的我跳脚闪避，然而狭小的淋浴间压根没有让我腾挪的余地。泛红的皮肤上，瞬间如雨后春笋般哗哗剥地冒出一粒一粒的小水泡。

我侧过肩膀大力撞门，坚固的门板只稍微晃了一下。

国手专用淋浴间的门太高级了。由于内层包夹着隔音棉的关系，甚至连一丝撞击声都没有发出来。

蒸汽弥漫上来。

双眼有如被千百根针同时扎入。

我抬手捂住眼睛。意外地，手心处传来一抹异样的滑腻感。

不知从何时开始，莲蓬头流出来的不再是水，而是油。是沸点超过两百度，最高温度可以比水高出两倍以上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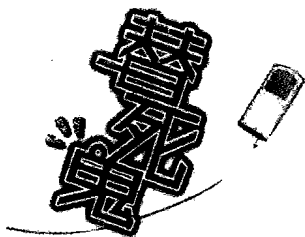
沸腾的热油当头浇灌下来。

“救命啊！来人啊！救人哦！”我失声喊叫。

空洞的回音在淋浴间回荡。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背上掉下来。

我艰难地扭过头，斜眼看向自己的背脊——是从背上剥离的一片皮，尾端还连在腰间，仅凭着几厘米的皮肉相连，摇摇



晃晃地垂挂着。

下一秒，脸皮依样画葫芦地，像是在脸上晾肉干似的一条条披垂下来。

啊——

整个糊掉了。

我看不到白茫茫的热气了，听不到油淋在皮肤上的滋滋声了，闻不到川烫肉片的味道了。

只剩下持续的剧痛。

——然后，我死了。

【奥运梦碎，游泳国手○○○在淋浴间离奇剥皮惨死。】

被沸油浇淋致死的疼痛程度，远远超过我之前在车祸所经历的。

再次睁开眼睛，我发现自己的灵魂已回归到原来瘫痪的身躯中，依旧像个僵尸般躺在病床上。

没过多久，我重新合上眼皮，又陷入昏睡。

醒来，第二次的附身，对象是位黑道老大。

这次是被人砍了三十八刀挂掉。

第三次，作为警方线人，被灌水泥做成消波块。

第四次，被活活烧死。

第五次，被推下化学工厂的盐酸槽……

每次陷入昏睡，都会发生附身现象；每次附身，都以惨死告终；通常是谋杀，无一例外。



拜这莫名的附身能力所赐，我已经连续死了十二次！

死亡的感觉，太痛苦了。

我就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据我猜想，这一系列诡异的附身事件，八成就是因为那些身体里原本的灵魂一直处在遭受死亡威胁的压力环境下，太过害怕即将来临的死亡，太过恐惧死亡所带来的痛苦，才主动逃离了肉身，留下行尸走肉的一具空壳。

而我这个极度渴望着一具能动的身体的灵魂，饥不择食、阴错阳差之下，便倒霉地误入了这些正等待死神前来回收的空壳，成为代替他们赴死的“替死鬼”。

第十三次附身的对象，是一位明显发福的中年男子。

我开始尝试逃避死亡。

我行以非常手段，抱着一箱泡面，入住某个没有招牌的偏僻小旅馆，整天待在窄小脏乱的房间里，足不出户，准备好长期抗战。

心想，这样总没有人可以谋杀我了吧？

结果就在第三天，秒针滴答一响，附身恰巧刚满七十二小时的那一刻，我眼前突然一黑，仿佛被什么东西拉扯住，猝然往下坠落，往下坠……

一片漆黑中，以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往下坠。

好久好久，仿佛永无止境。

然后，瞬间弹回。